

# 宋代东莱吕氏家族母教探微

李 鹏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宋代东莱吕氏家族,自北宋吕蒙正至南宋吕祖谦,凡历八世。在为官从政和学术文化上,均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有宋一代士人家族的杰出代表。吕氏家族的辉煌成就,与重视知识、读书,注重教育有很大关系,又与其家族母教密不可分。吕氏家族注重母教,母教兴盛并卓有成效,对传承吕氏家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东莱吕氏家族母教也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宋代;东莱吕氏;母教;家学传承;家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5-0061-04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母教的记载有很多,最著名者如孔子、孟子都是在母亲的教育下成为一代圣人的。虽然传统社会中母亲的生活圈子大多局限于家庭,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局面。但由于家庭中的成年男性往往奔波于家庭生计、事业前途等事务中,所以对于子女的教育大多落到了母亲的头上,使她们担负起“相夫教子”的角色界定,形成“人子少时,与母最亲。举动善恶,父或不能知,母则无不知之,故母教尤切”<sup>①</sup>(《女学·妇德下》)的现象。这就使得母教在对后代教育中显得特别重要,并成为女性可以载入史册的三个标准之一<sup>②</sup>。

有宋一代,受母亲教育而取得突出成就的名家比比皆是,如欧阳修、苏轼兄弟、贾昌朝等<sup>③</sup>。近些年关于宋代母教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sup>④</sup>,其中粟品孝《宋代士人家庭教育中的母教》一文,从母教的类型、内容和教育的措施入手,对宋代士人家族的母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然而目前学界对于传承学术、延续文明具有重要作用的宋代家族母教的研究,仍显不足。故本文拟以东莱吕氏家族为例,对其家族母教的基本状况和特点加以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一、东莱吕氏家族教育中的母教概况

东莱吕氏自吕蒙正中进士入仕始,开启了一门七执政的辉煌家族史,虽自北宋后期在政治上趋于衰落,但在学术上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在南宋大放异彩。正如史籍所载:“丞相之子孙能自奋于世,累富贵而不倾者,惟吕氏比诸家为最显。”<sup>⑤</sup>卷五《职方员外郎吕希道父翰林侍读学士右司郎中公碑可赠尚书户部侍郎制》,47“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献不坠,未有盛于吕氏者也”<sup>⑥</sup>卷三五《吕大麟知常御府制》,627。吕氏能够取得如此盛极一代的成就,与其重视对后世子孙的教育分不开,而母教是其中

收稿日期:2012-07-28

作者简介:李 鹏(1988-),男,山东梁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思想文化史。

①“门内之治,女美、妇德、母道。三而有一焉,既足自附女史”(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一《金华戚如圭母周氏墓志铭》,《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册,第168页)。

②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氏“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成书”(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75页)。苏轼、苏辙兄弟,因父苏洵外出游学,母程氏便“亲授以书”(苏辙:《苏辙集》,卷七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三苏全集》,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宋宰相贾昌朝“少孤,母日教诲之,自经、史、国纬、训诂之书,无所不学”(王珪:《华阳集》,卷五六《贾昌朝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409页)。

③关于宋代母教的研究成果,如:吴鼎《宋明以来之母教》(《文化先锋》,1943年第2卷第7期);王启慧《母教刍议》(《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张邦炜《两宋妇女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邓小南《宋代士人家族中妇女——以苏州为例》(《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果、廖寅《宋代“才女”现象初探》(《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粟品孝《宋代士人家庭教育中的母教》(《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伟萍《试论中国传统母教观》(《管子学刊》,2011年第1期);王伟萍《中国传统的母教与父教》(《运城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邢铁《家学传承与唐宋时期士族的更新》(《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等。

重要的因素之一。

东莱吕氏家族在宋代的奠基者吕蒙正就是在母亲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吕蒙正少时,因其母刘氏与父亲吕龟图不和,连同母亲一块被赶出家门,此后跟随母亲居于洛中。从此蒙正“绝迹于龙门山,躬事薪汲,力奉慈养,而且痛自刻责以为业,昼夜漏相接,未始少懈”,终至于“学益富,文益奇,声动天下,士友益附”<sup>[4]卷一五《吕文穆公蒙正神道碑》,205</sup>。结合他们当时的生活“颇沦蹶窘乏”<sup>[5]卷二六五《吕蒙正传》,9146</sup>,可知延请教师对吕蒙正进行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虽或有僧人教之<sup>①</sup>,但吕蒙正能以儒学中状元取得位极人臣的地位,自然与其母对其教育的重视有关。

继吕蒙正、吕夷简在宋太宗、仁宗朝两世为相之后<sup>②</sup>,东莱吕氏三世中的吕公弼、吕公著兄弟二人又在宋神宗、哲宗朝相继为宰执<sup>③</sup>。吕公弼、吕公著兄弟政治上能取得如此成功,与其母“妇体顺而正,母道慈以严”<sup>[6]卷三六《吕文靖公神道碑铭》,163</sup>的教育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东莱吕氏四世吕希哲受母教影响,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吕希哲母申国夫人鲁氏,参政宗道女,寿州人,性严有法,虽甚爱公,然必教以规矩,甫十岁,侍立终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带以见长者。平居虽甚热,在父母长者之侧,不得去巾袜缚袴,衣服唯谨。步行出入,无得人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未尝一接于目。故公德器成就,夫人之力居多焉。”<sup>[7]卷二六六《人物志·列女贤淑》</sup>正因为鲁氏在“相夫教子”角色扮演中完成得很出色,所以才被称赞为“教成于家,助及于国”<sup>[8]卷三七《莫申国夫人文》,379</sup>。

东莱吕氏五世吕好问的母亲张氏,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吕本中)每夜侍荜阳公(吕希哲)与祖母张夫人,极论学问及出世法,至二更方罢,夜夜如此”<sup>[9]</sup>。张氏良好的文化素养,为教育培养吕好问提供了保障,所以才被赞为“相与守廉勤之操,保平康之福,以成其室家,故久而弥大也”<sup>[10]卷二三《故母齐安郡夫人张氏赠文安郡夫人》,233</sup>。即使是被吕氏家族视为“家贼”而不得与诸吕同传的吕嘉问,也是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的。夫人“善持门闾。皓若玉雪,一其终初。允孝维妇,允仁维姑。实生才子,我所叹誉。秉义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诬”<sup>[11]卷八六《祭吕望之母》,707</sup>。

东莱吕氏六世吕本中、吕弼中等人的母亲王氏,被赠东莱郡夫人,被赞誉为“辅弼之臣有以才德自奋,以底显荣至于耆老,五福成备而内助之贤不与享焉,则湛泽之施其可后哉”<sup>[10]卷二三《故母齐安郡夫人张氏赠文安郡夫人》,234</sup>。

东莱吕氏七世处于两宋之交,社会动荡,母教情况不详。八世吕大同(吕祖谦叔父)去世时,其女五岁,而其子吕祖平才四岁,夫人方氏“能笃礼孝义,哀死字孤,为子求师择友日夜进其业,而教其女以妇事,皆讫于成”<sup>[12]卷三六《吕从事夫人方氏墓志铭》,308</sup>。其女嫁给迪功郎曾棐,吕祖平任临安府司户参军。方氏在吕祖平的教育上,“求师择友日夜进其业”,成功地将他培养成才。

总之,母教在东莱吕氏的家族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母亲的教育,使得吕氏后辈们为未来的立身处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吕氏一族在政治、文化上持续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之一。正如陆游所言:“维申国(吕夷简封号)吕氏,自五代至宋,历十二圣,常有显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妇姑相传以德,先后相勉以义。富贵不骄汰,虽甚贫,丧祭尤守旧,养上抚下,恩义曲尽,虽寓陋巷,环堵之屋,邻里敬化服之,犹在京师故地,时于乎盛哉。”<sup>[12]卷三六《吕从事夫人方氏墓志铭》,308</sup>可见,正因为东莱吕氏家妇们以这种良好的教养出发,对吕氏后辈进行正确的引导,为造就吕氏一族的兴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二、东莱吕氏母教兴盛的原因和特点

东莱吕氏作为两宋绵延兴盛数代的世家大族,母亲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莱吕氏母教兴盛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家族特色,二是母亲自身素质较高。

由于宋代以文治国,科举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重视,成为保持或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如若“一个家族不能保持持续的科举与仕宦,就不能长久的保持其社会地位,因此,家族的文化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sup>[13]</sup>。正如邢铁所言,一个家族要想做到“人才辈出”,“长盛不衰”,“最关键的还是有家传的学问”<sup>[14]</sup>。孙国栋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中明确指出:“一个家族能延绵数百年,其声华上足以抗衡天子,下足为士流所景仰,必其对于家族之保持有别具心裁者在。此种心裁,端赖于家法之严谨,与子弟习学环境之优异,使子弟熏陶习染于家范、书史之中,而自成才德也。”<sup>[15]278</sup>而东莱吕氏正是孙国栋口中这种家族的典型代表,“(世家大族中)尤以吕氏为盛,吕氏隆盛之原因,以其子

①“吕文穆公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之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山间,为凿山岩为龕居之”(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页)。

②吕蒙正在太宗、真宗朝时三度拜相,吕夷简相仁宗。

③吕公弼为英宗副枢、神宗枢使,吕公著为神宗知枢,相哲宗。

弟重学而成就卓著致焉。吕氏莫不勸勉子弟向学,以期有成,而子弟亦皆能以道德文学见称”<sup>[16]19</sup>。而母教又是子弟教育的始端,必然受到家族的重视,所以才会出现“对于‘择妇’者,则往往更注意其门户或家族背景,不仅注意该家族的经济条件、政治地位,也注意该家族的家法如何”。“夫家所看重的主要是未婚女子的品行与性情,因此在无从详尽了解的情况下,只有特别重视其成长环境,重视其‘家法’,以求揣测其‘性行’”<sup>[17]339</sup>。

综观东莱吕氏家族所娶之妇,大多为世家大族之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如公弼妻王氏,王旦之女;公著妻鲁氏,鲁宗道之女;吕希绩妻钱氏,钱惟演之孙等。吕公著妻申国夫人鲁氏,“简肃公讳宗道之女也,闺门之内,举动皆有法则”<sup>[18]21</sup>。张氏,吕希哲之妻,“待制讳显之女也,自少每事有法,亦鲁简公外孙也。……夫人,张公幼女,最钟爱,然居常至微细事,教之必有法度”<sup>[18]22</sup>。范祖禹在《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志铭》中写道“(胡氏)教诸子有法度,故皆谨飭自立”<sup>[8]卷四二《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志铭》,411</sup>。胡氏,即吕希绩妻钱氏的母亲,因此可知钱氏在出嫁前应该是受到了母亲较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在于知识的教育,还为钱氏教育后代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吕好问妻王氏的曾祖王子融“尝编集京师世家家法善者以遗子孙”<sup>[18]531</sup>,可见王氏一族对家教是非常重视的,推知王氏应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吕切问之妻张氏父亲早亡,其母严氏“携诸孤还里第问学,有客造门必询贤否,诚贤即纵从之游,促家人为具,笑语异常。日喜《长庆集》,几成诵。爱泉石不乐世荣,尝中秋为歌词示子孙,其所称慕乃陶渊明、白乐天而已。元丰、元祐间,释氏禅家盛东南,士女纷造席下,往往空闺门,夫人闻之戒家人曰:‘苟尽妇道即契佛心,安用从彼扰扰邪?’”<sup>[19]卷三七《寿昌县太君严氏墓志铭》,282</sup>可见严氏不仅有较高的见识,而且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所以张氏受到影响不仅仅是行事上,在文学方面也应受到良好的教育。

从目前可见到的记载,东莱吕氏家妇绝大部分来自于世家大族,这也符合吕祖谦所谓的“族望相称,情义亦通”<sup>[20]卷一《金华汪仲仪母王氏墓志铭》,172</sup>的理想状态。家妇在嫁入吕氏之前,在本家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她们以后进行良好的母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吕氏家族对后辈子孙教育特别重视,这就必然会刺激对母教的重视。这也就是吕氏家族内母教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东莱吕氏的母教虽在子女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其教育形式仍是以助夫教子为主,通过贯彻丈夫的教子思想,对子女进行教育。吕氏从吕夷简始就特别重视后学的培养教育,“太尉文靖公,海州之兄子也,少时尝亲帅诸子弟厉志于学”<sup>[21]卷五三《寿安县太君吕氏墓志铭》,391</sup>。吕公著虽忙于政事的时间较长,但也没有忽略对后辈们的教育,“先公(吕公著)每至岁首,令诸子各自进言,新年所进益”<sup>[22]282</sup>,所以吕希哲才会说:“中人以下,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sup>[18]521</sup>吕希哲时,因其把精力的重心放在了学术上,所以更有时间对子弟进行亲力亲为的教育,“荜阳公在京师旧第时,诸位子侄,常招来自教之书”<sup>[18]</sup>。之后的《荜阳公家塾广记》应该就是对其教育内容的记述。吕本中曾说:“自少讲学,即闻父祖至论,又与诸君子晨夕相接熏陶”<sup>[23]卷三六《紫微学案》,1241</sup>。可见父祖们对吕本中的影响,所以陆游才敢说:“公(吕本中)自少时,既承家学,心体而身履之,几三十年。”<sup>[12]卷一四《吕居仁集序》,141</sup>到后来《童蒙训》、《少仪外传》、《古文关键》、《吕氏家塾读诗记》等对后学教育教材的出现,把吕氏家族的后辈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综上所述可知,吕氏在重视后辈教育的时候并没有全部指望母亲的教育,而是积极参与到子女教育之中,这就使得吕氏的母教方式以助夫教子为主。

此外,东莱吕氏的母教对传承家学亦起到了重要作用。“父亲管的是教子的方向、法度,他们往往以家书、诫子书、家训、庭诰的形式为家庭教育定方向、立法度,从而履行他的教子责任,而母亲管的是教子的细则与细节,是教育的具体执行者,这也是历代有关家庭教育的家书、家训、戒子书多出父亲之手,而出现在教育现场的多是母亲的原因”<sup>[24]</sup>。吕氏家族的情况正是如此,不论是吕夷简的《门铭》还是吕本中的《童蒙训》或者吕祖谦的《少仪外传》都是条文式的规范类训言,这些规范“兼总众说,巨细无遗,契领提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异同之争,而述作之体,则虽融会贯通,浑然若处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说之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逊,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sup>[25]序,1</sup>。这是与其家学传统相表里的。而母亲则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具体的实施这些规范。正因为母亲通过传授家学使得吕氏家学的传承得以延续,才维护了吕氏家族“中原文献之传”的家学特色。

### 三、东莱吕氏家族母教的局限

宋代东莱吕氏家族母教的发达,不仅在地域上影响到整个婺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在时间上也延续到了明朝,明朝大文学家宋濂就曾称赞婺州地区“女子妇人,亦皆无思犯礼,而畏行露之侵。第处道之常,同老于室,无以见其所执之操”<sup>[26]卷二《贞则堂记》,279</sup>。但囿于时代所限,东莱吕氏家族母教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母亲和儿女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使母亲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时,不可避免的带有局限性。一方

面,容易“爱之则见其是,恶之则见其非”。吕祖谦在《少仪外传》中说“人心所从,多在亲爱者也”,从而出现“妻孥之言虽失而多从”的局面<sup>[27]18</sup>,正如“园林、花、竹,已种植者,见之意思便别,他人种植者,虽甚爱之,终无亲昵之意。草木无知,犹私之如此,况其亲党之所爱乎?”<sup>[28]55</sup>就是这种“亲党”关系使得母亲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子女所犯下的一些错误,更不能指出这些错误从而帮助子女改正它们。另一方面,母亲容易替子女掩饰过错。当子女犯了错之后,母亲出于母性的使然,一般的做法是替子女掩饰这些错误。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子女的发展,而且对于子女的成长非常不利,“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sup>[29]《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上谷郡君家传》,654。</sup>

### 参考文献:

- [1]蓝鼎元.鹿洲全集[O].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
- [2]郑 燮.郎溪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 [3]楼 钥.攻媿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4]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
- [5]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 [7]沈葆楨,何绍基.重修安徽通志[O].光绪七年刻本.
- [8]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 [9]吕本中.师友杂志[C]//全宋笔记(三编之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10]程 俱.北山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1]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1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 [12]陆 游.渭南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47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 [13]罗 莹.宋代东莱吕氏家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4]邢 铁.家学传承与唐宋时期士族的更新[J].中华文史论丛,2012(2):101-130.
- [15]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C]//唐宋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6]孔 东.宋代东莱吕氏之族望及其贡献望[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 [17]邓小南.宋代士人家族中妇女——以苏州为例[C]//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8]吕本中.童蒙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9]邹 浩.道乡先生邹忠公文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3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 [20]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M].吕祖谦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 [21]王 珪.华阳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2]吕希哲.吕氏杂记[C]//全宋笔记(第一编之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23]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4]王伟萍.中国传统的母教与父教[J].运城学院学报,2012(1):27-32.
- [25]朱 熹.吕氏家塾读诗记[M].吕祖谦全集(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 [26]宋 濂.文宪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7]吕祖谦.少仪外传[M].吕祖谦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 [28]吕本中.紫微杂说[C]//全宋笔记(三编之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29]程 颢,程 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Mothers' Education Analysis of the Donglai Lv's Family in the Song Dynasty

Li Peng

(Research Center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and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Donglai Lv's family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Northern Song Lv Mengzheng to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v Zuqian, experienced eight generations. In terms of official politics and academic culture, Lv's famil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literati family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the Lv family, has something important with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knowledge, reading and education, especially his family's Mother Education inseparable. Lv family thought highly of Mothers' Education, and Mothers' Education flourished and fruitful,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heritage of the Lv family doctrine. Mothers' Education of Donglai Lv's family inevitably has some limitation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Donglai Lv's family; Mothers' Education; family doctrine heritage; family education